

【语言哲学】

# 利科语言哲学观特征论析

陈赛虎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可以从三个方面的特征来描述。首先,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和利科的行动哲学观有极为密切的理论联系,因此,我们需要在行动和语言的关系中把握利科的语言观;其次,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具有一种鲜明的层次性,即作为语言自身形式特征的符号层,作为行动的例示和刻画模型的话语和文本层,以及作为对行动的模仿的叙述层;最后,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分别吸收了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些观点,具有一种典型的中介性。

**【关键词】**利科;语言;行动**【中图分类号】**B5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3)02-0133-04

## An overview of Ricoeur'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HEN Sai-hu

(Xiam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Ricoeur's views of language could be understood by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Ricoeur's views of language related to his views of action. Second, by Ricoeur's point, there is distinctive hierarchy of language levels: semantics, discourse, text, narrative. Third, Ricoeur's language theory absorbed some points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interrelated between them.

**Key words:** Ricoeur language action

如果说,利科的哲学是一种关于以行动的形式存在的自身的哲学,那么,想要谈论利科的语言观显然是要在这种行动框架中去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行动和语言的关系中把握利科的语言观。根据语言和行动的关系,可以划分出一种语言现象的层次性:即作为语言自身形式特征的符号层,作为行动的例示和刻画模型的话语和文本层,以及作为对行动的模仿的叙述层。可以看到,利科的这样的语言哲学观是博采西方大陆和英美语言哲学各流派之长,具有典型的中介性和综合性。

### 一、语言在利科哲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

如果说中期利科哲学的主题是解释学,那么,后期利科哲学的主题就是伦理学。利科后期以《时间与叙述》为开端,《作为他者的自身》的中奠定框架,最后一本著作《承认的过程》中加以巩固,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关于行动的本体

论。利科行动哲学的中心疑问是“谁”。其答案是“自身”。但这个回答又可以分出四个层次:(1)谁在说话(2)谁在行动(3)谁在讲述自身(4)谁是可归罪的主体。《作为他者的自身》九个研究就是按照这四个层次展开的。与之对应,语言学的,行为的,叙述的,伦理学的,就构成了利科的行动哲学的四个层次。其中,前两层构成行动的描述阶段,后两层则分别对应于行动的叙述阶段和指示阶段。由此,利科把行动划分为描述、叙述、指示三个阶段。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语言在利科的行动本体论中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在对行动的描述阶段,行动的自身在一种语义学分析、语用学分析,以及一种行动句子的分析中初步显露出来。其次,在对行动的叙述阶段,语言通过叙述建立起一种区别于相同性的自身之同一性,从而为行动本体论中自身和他者的交互作用这个伦理学领域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12-12-15

首先,在语言现象中我们能够识别出行动和事件。对语言进行分析就是对行动的分析,语言现象是一种行动现象。利科追随索绪尔区分了言语和语言,并认为言语是一种语言事件。它拥有一个说话者、听者、对象和主题。语言的事件性深刻地指出了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利科这方面的观点是借助于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的谈话—行为理论而表达的。根据这个理论,话语行为是分布在三个层次上的:如果我对你说把门关上,我做了三件事:首先我把行动和两个可变物(你和门)联系起来了,这是说的行为。第二,我在说之中隐含着一一种命令行动。最后,根据我给你一个命令的事实,我能激起某种后果,例如,害怕,这是我们所做的第三件事情。

语言不但刻画着行动,同时也模仿着行动。这里模仿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复制,也不仅是扩展了对象的可能性内涵,而是达到了现实和可能的交织。对行动的刻画和表现,虽然是一种对行动的重新描述,但还处于叙述的塑形阶段,只是展开了行动的文本世界,但文本世界需要和行动世界相互交织才真正做到了再塑形。语言的模仿只有真正参与了行动,成为行动的一部分,语言的模仿功能才得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语言对行动的模仿,其实是行动的自我模仿。语言为行动提供试验的场所,语言加速行动。

当然,语言学给伦理学开启了大门的同时,也需要明确语言能力的界限。利科对叙述同一性的分析就表明了语言的局限性。首先,叙述同一性会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在经受与他者的对立的考验时,叙述的同一性显示出它的脆弱性……权力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成功着手操作这些脆弱的同一性”<sup>[1](p.89)]</sup>。其次,叙述同一性并没有穷尽自身同一性的问题。虽然叙述同一性对自身同一性起了关键作用,但两者并不等同。叙述作为一种实践范畴,更偏向想象力,而非意志力。想象力的变更能剥离相同性,使得纯粹的自身性裸露出来。语言帝国的力量在叙述中扩展到了极限。叙述之外,还有同一性吗?有的。正如同安克斯密特所说,历史的崇高和创伤经验很难被语言化和故事化。在想象力无法设想的地带,在极其残酷的人生境遇之中,在情节化和想象力所塑造的自我认同被撕裂成碎片的极限环境中,人依然存活。所依赖者唯有生存的希望和意志。可见在超出想象力的范围之外,还有意志力能真正面对断裂,弥补断裂。进一步地,想象力,梦想的能力均来自意志力,来自人们生存的意愿。这也许是利科把伦理学安置于叙述之后的一个原因。

因此,叙述之后,利科发展了一种承诺理论。“在叙述理论的语境中,相同性和自我性的具体辩

证法在通过承诺理论达到其极致之前得到了它最初的发展。”<sup>[1](p.87)]</sup>但“自我性在这个层面,在承诺的能力中,发现了它与相同性的同一性的最终差别。”<sup>[1](p.88)]</sup>通过承诺理论,保持性格被保持承诺代替,想象力被意志力代替。自身性就进入了伦理学的地带,语言也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 二、利科语言观的层次性

利科在多个场合下表述了有关语言层次的观点。比如“在我看来,获得这个断然地并且彻底地是分析的层次,似乎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陆续研究过的三个策略层次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作为解经学者,我们探究话语的大单元,文本,接着作为词汇语义学家,我们探究词的意义,即名词,然后作为结构语义学家,我们探究意素群。”<sup>[2](p.91)]</sup>在此,显然利科指出了语言的三个层次:符号层、句子中的语词、文本层等。利科这种思想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划分语言和言语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只不过利科在作为语言的符号层和作为话语的句子层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文本层,并发展成为利科的文本理论。利科后期又发展了叙述理论,这在本文看来构成了语言的第四层。

1. 符号层和话语层。话语有别语言系统,语言系统是一个符号的封闭体系,符号在其中的现实没有指称联系,仅有相互之间的所指。而话语则是一个言语事件,和现实之间有活生生的联系。其次,话语事件虽然具有现实性,却是短暂的存在,每一句话在表达意思之后又重新回归系统,句子作为一个事件是转瞬即逝的。而语言系统虽然不具有现实性,却是超时间的。当然,话语也拥有自己的结构,那就是意义。意义使得话语能够被再次辨认为同一的。所有更为复杂的语言现象都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隐喻、文本、叙述都是一种话语现象。

2. 文本层。文本层有别于普通话语的第一个理由是,文本的基本单位是一系列句子,比话语的基本单位——句子要更大。第二个理由是话语和句子拥有指称,这是话语理论最核心也是最鲜明的特点。如同弗雷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预期命题本身的一种指称,正是真理的要求推动我们向指称前进的”<sup>[2](p.105)]</sup>。然而,涉及文本是否拥有指称,很多人就会有所动摇。话语层走出了符号层的封闭系统,而在某种程度上,文本层又向符号层的内向性,封闭性回归了。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间距性和符号系统的封闭性有一种相似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文本能够被列维·斯特劳斯那样进行一种结构分析,正如同结构主义对符号层所做的那样。第三个理由似乎有点遥远,但并不是没有道理,德里达批评了西方语言

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而推崇一种文字语言。我们立即可以看到，普通话正是这么一种以语音为基础，具有精确指称的语言，而文本则是一种书写物，它的指称则不那么确定。

当然，正如辩证法一样，文本向符号层的回归并不是重复，而是一种语言更高级功能的开启，此即文本世界的建立。符号的封闭性取消了指称，而文本的间距性则暂时隐藏了指称。文本在摆脱原始听众，作者的基础上，重建了它自己的指称，这是一种不同于第一级指称的第二级指称。文本世界也不同于现实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种隐喻的真实。

3. 叙述层。文本层穷尽了语言现象了吗？利科的文本理论虽然发展了占有、指称这一系列概念，从而保证了文本和现实世界的联系。但是自身对文本的占有和文本指称世界，是在对文本的阅读、在叙述之中得到全面发展和实现的。叙述和阅读已经超出了文本世界，走向文本世界和读者世界的交织。这也是利科所说的叙述的第三重模仿的核心功能——再塑形。因此，本文认为，不论是普通的话语理论，还是文本理论，都不足以容纳利科后期所发展的叙述这一语言现象。按照利科的说法，语言首先是描述行动，然后叙述行动。普通的话语理论只是停留在对语言的描述和刻画阶段，还没有进入对行动的模仿阶段。文本虽然开启了模仿，虚构功能，但并不完善。只有叙述才有可能让文本和历史，虚构和现实交织为一体。这就是说，叙述让文本的虚构回归真实世界。

将叙述视为超越文本层的一种语言现象，也能从利科的文献中找到一个依据。“这个定义，很接近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依赖于三个基本的假定，分别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行为，在话语行为中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叙述。联系这三个假定的顺序是不断增加的详尽性（specification）”<sup>[3]（p.77）</sup>。显然，话语、文本、叙述三个层次是有所区分的。

4. 隐喻现象。从语言的层次划分上看，隐喻属于哪一层？一种观点认为，隐喻是一种名词的误用，这显然是把隐喻看成是语词的更换，是一种比句子要小的语词现象。但利科部分反驳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只有在句子的语境运用中，隐喻才获得意义，因此，隐喻至少是句子级别的语言现象。然而，利科的也没有完全反对隐喻的语词论，因为隐喻陈述具有一种聚焦现象，聚焦于某个特别的词，所以，隐喻在僵死的词典和转瞬即逝的言语事件中起着交换、过渡、弥合的作用。每一次词典中的词被隐喻地使用，它就获得一种新的含义，完成了一次语义更新。隐喻是语言系统和言语的中介，是所有话语现象的核心机制。

隐喻不仅仅处在语言和言语之间，它也出现在文本和叙述之间。一方面隐喻的自相矛盾的谓述结构和符号层的封闭性，和文本层的间距性的作用异曲同工，都具有取消或者隐藏日常的第一级指称的作用。另一方面，《活的隐喻》被称为《时间与叙述》的姊妹篇。二者不但思路和问题域相似之处颇多，而且很多概念也遥相呼应。隐喻涉及虚构和描述现实的关系，同样，叙述也涉及虚构和历史的辩证关系。隐喻召唤着想象力，召唤着把它“看做”某物的形象化，叙述则通过情节塑造，通过阅读想象来完成类似的塑造。利科有时候把隐喻与叙述等同“在‘意义’的说明层次上，我们从隐喻被引向文本，然后，在作品指称语境和自我的层次上，即理解的层次上，我们则从文本走向隐喻。”<sup>[4]（p.176）</sup>即文本代表结构和说明的一面，叙述/隐喻代表着指称和解释的一面。

归结起来，隐喻可以视为叙述和文本开启虚构世界的复杂功能在话语层的萌芽状态。这也反过来说明了叙述的功能是根植于语言的核心机制之中的。

综上所述，语言的符号、句子、文本、叙述等层次之间，与其说是垂直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螺旋形上升的关系。比如，文本虽然高于句子，却又向低于句子的符号层回归。

### 三、利科的语言观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关联

利科在哲学思想上一贯强调中介，反映在学术方法上，就出现了两个特点。首先，利科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利科所涉及问题之广且复杂，另一方面就是由于他本人坚持在各种思想流派之中起中介作用。利科第二个特点，是他的著作中，很少直截了当地论述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把相关的前人作者组织在一起，形成某种对话，然后在这种对话之中迂回地，小心翼翼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活的隐喻》和《时间与叙述》就是这种风格的范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利科本人博览群书，另一方面还是由于利科中介思想的影响。正如利科本人所说的“在这里大家绝对看不到哗众取宠的反驳，至多只能发现对一些据称是独一无二的各种学说的片面性的证明。”<sup>[5]（p.7）</sup>但如此一来，必须要承认“利科的著作也具有某些内在难点，不易做出协调一致的解释，几乎不易达到一种如在列维纳斯的著作中那样的总体看法。”<sup>[6]（p.5）</sup>此外，也容易被指责为一种折中主义。但实际上，利科始终坚持用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吸收各种语言哲学流派的意见。这里尝试着探讨下利科的语言观和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各种流派的关系。

#### 1. 利科和英美语言哲学传统。分析哲学的

鼻祖弗雷格区分了含义和指称,把语言哲学奠基在语义学之上。但在利科看来,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虽然关注着指称和句子,却还是处在语词层上的一种狭义语义学,还处在句子和符号的过渡阶段。比如,“在弗雷格看来,指称是由专有名词传递到整个命题”<sup>[5] [p. 300]</sup>。广义上的语义学(如《解释的冲突》中所使用“我将把那支配着对句子或陈述的理解的模式称为语义学”)<sup>[2] [p. 96]</sup>。应当包含语用学,这门真正在句子层上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

使得英美语言哲学转向语用学的是维特根斯坦。这样,语言分析的对象就从 statement 转向 utterance。日常语言学派追随维特根斯坦,但它仅仅把意义追溯到语言的语境就停止了对意义的进一步追问。语境又从何而来呢?语境是如何产生意义呢?似乎只有维特根斯坦深入思考了这些问题。语境来自使用,使用则遵循一些语言游戏规则,语境产生意义的过程则涉及我们的一种“看做”的能力,这与大陆解释学把理解的主体性带入语言哲学的做法不谋而合。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作为一种语用学,其实上处于一种上下不着落的尴尬处境。向下,它不像结构语言学那样把意义追溯到结构上;向上,它也不像胡塞尔所开创的把意义追溯到意向性上的传统。但反过来也要看到,日常语言学派的语用学定位,也恰好处于结构语言学和意义的解释学的中间位置,这种天然的中介品格,使得利科对日常语言学派的理论青睐有加,在他的理论中大量采用了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但是利科对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的采用是以采用大陆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补充为前提的。

2. 利科和大陆语言哲学传统。虽然胡塞尔并不算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但胡塞尔是利科语言观的理论源泉之一。利科对胡塞尔既有继承也有批判。批判的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论和先验论倾向,继承的是胡塞尔早期《逻辑研究》阶段把意义理论建立在意向活动的观点。利科直接把他的话语理论中的事件概念和意向活动,意义概念和意向内容挂起钩来。

语言的地位在海德格尔那里尤其是后期,被提高到了极高的位置。语言成为存在的家。但在利科那里,语言有它的界限。语言在利科那里更多地是一个中介(当然这种中介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工具,也是本体论上的塑形),以通向自

身和行动为目的。“他有时候抱怨没有制定出一种伦理学,仿佛占用他一大部分时间的对语言思考的迂回——他的语言学转向——没有通向《作为他者的自身》”<sup>[6] [p. 23]</sup>。此外,海德格尔强调诗和思的同源性,但利科则维护诗歌话语和哲学话语的独立性,也就是“试图为话语形式和层次的相对多元论作辩护”<sup>[5] [p. 353]</sup>。

伽达默尔和利科同为解释学大师,都承认语言在解释和理解中的核心地位。但利科所带入解释学的,是多层次的符号—话语—文本立体式的语言。“有关实施行动的思想与通过符号、象征及文本所组成的一种三重中介的解释学是不可分的”<sup>[6] [p. 112]</sup>。这种立体式的语言和伽达默尔的对谈式语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种有内在结构的语言,可以被进行结构分析,具有相对封闭性(符号)和间距化(文本)的特性,从而取得一种真正的语言的自律性和自主性。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结构语义学分析和文本客观化的过程,解释学循环就有可能陷入空转,理解从前理解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变成了自我复制,即利科所说的解释的重复(a redundancy of interpretation)。这种重复也是一种过剩“如果没有象征据以在其中进行意指的结构……一是在想象中变得臃肿不堪,一是蒸发在寓言思想之中;象征符号的丰富性、滔滔不绝、多义性,暴露了朴素的象征主义由于缺乏结构的基础而产生的不节制和自满。……象征符号只有在能限制和联系其意指的整体里进行象征。”<sup>[2] [p. 72]</sup>

## [参 考 文 献]

- [1][法]保罗·利科. 承认的过程[M]. 汪堂家,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2][法]保罗·利科. 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M]. 莫伟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3]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I [M],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4][法]利科尔.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 陶远华,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5][法]保罗·利科. 活的隐喻[M].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6][法]蒙甘. 从文本到行动[M]. 刘自强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冒洁生]